

雙峯先生存藁

雙峰先生存藁卷之三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裔孫

曰敬元直

學孟肖輿

輯

賀程帥加待制三任隆興啓

升華紫禁因任洪都三錫之榮蓋未聞于南國
次對之貴又峻陟于西清匪瞻上秉曷哀異數
竊以久任之法在昔非無寇君願借于一年止

爲請留而少駐黃霸雖稱千八載蓋亦旣去而
復來未有大書特書而屢書遂至一命再命而
三命某官量容雲夢之八九學高洙泗之三千
蚤結宸旒徧儀朝路雍容卿列少留惟月之班
封駁瑣闥大展回天之力不肯尺枉力求外庸
自作南州之主人甚慰西江之父老化默行于
庶民自得于湖山百萬之賦請蠲蓋爲邦而

固本分毫之罪不貸思戢吏以安民一意行寬
大之書衆口滿循良之譽上曰召用僉曰允諧
又恐斯人之失依寧爲大才而少屈擢居侍從
之地如親咫尺之天旣以愔其戀闕之思又以
寵其殿邦之績只恐繭絲保障難留舟楫鹽梅
卽聽賜環靡容臥轍某音傳天上喜躍湘中念
昔蒙賞音于山水之間而今有敞廬在旣幪之

下感既深而喜亦極言有盡而意無窮均望騰閣
之鶯飛難陪客從附衡陽之雁去敢以書先

賀王侍郎除待制隆興啓

允膺紫詔榮鎮洪都峻西清次對之班增南國
元戎之重且四海日望衣冠之從吉而九天細
詢歲月之及期宜奏祥琴亟頒召節斯民在禱
帶江湖之地有田不秋明公挾康濟宇宙之才

視人猶溺少屈於外以蘇此方某官直氣敢言
剛腸疾惡爭是非千萬乘威嚴之所擊姦慝於
衆人趨附之時烏府早登捍彈不避螭坳旋立
言動必書掌帝制而對紫薇陟天官而比金鏡
茲淹三載遂拜十連霞落鸞孤之詞恍疑舊筆
春生秋殺之政殆是前身載瞻滕閣之遺規應
記王氈之舊物恐難稽于分閩當卽賀于宣麻

某側聽傳郵喜至折屐念北闕朝天之路曾觀
後塵望西山捲雨之簾今依鄰燭厦一成而欲
同焚賀地千里而莫遂鴻趨徒有筆端以寫心
曲

迎湖南孫憲啓

抗章請外持節平反九郡旣楊喜見使星之動
三湘泉石懽迎文伯之來然君子勇退之何高

以聖主屢留而弗得國雖左計公則全名某官
學抱真傳文推竒分雖嬉咲怒罵亦可衆口矧
泓涵演迤自成一家此亦緒餘未爲僞偉項者
討論於史院與夫獻替於諫坡慷慨數篇不異
澹庵忠憤之疏輯編五典又過醉翁紀傳之書
旋領袖于賢關遽驅馳于荆壤切窺唐史嘗睹
陽城亦如是而三遷殆真同於一律然而起布

衣而居諫裂麻猶待于七年繇司業而浮湘剖
竹止煩于一郡雖形似之少異較名節之寔同
矧搏風九萬里之初于焉歛翼今屈指二十年
之後來也乘輅訪橘井以猶存問鶴僊而無恙
少詢周道卽趣曹棐某爲貧所驅濱老而出惜
當書獄危甚臨淵其將詳而防屋雀之欺其將
恕而戒淵魚之察得情勿喜寧失不經此皆平

生方聞之所聞未審今世君子之肯售敢因半
面盡吐寸心指迷先炷後山一瓣之香托庇續
詠杜老萬間之厦不我先不我後有如是之遭
逢取人暮取人朝願弗忘於微賤

迎趙憲啓

顯拜雲章榮更霜節自司倉而持憲益瞻臺治
之尊既出嶺而浮湘庸示公歸之漸統臨所暨

鼓舞斯同某官四海真英五陵間氣流波濤于
筆下賀白詩辭燦日月于胸中間平事業三朝
通貴兩郡持麾峽水融川徧作有襦之詠洞庭
春草遂煩衣繡之行戴白垂髻左餐右粥遺愛
多留于荔子去思每切于榕陰遂勞四牡之光
華還領五羊之歛散如子見母似物再春遠民
甚歡公論則鬱鬱謂五嶺皆炎之地衆所遲阻六

轡如濡之車獨何淹滯亟命黃茆之別來爲紫
蓋之游或曰湖湘曠焉土壤此方久矣與鳥言
夷面之雜居習訟噐然况雀角鼠牙之難辨此
俗之所深病而愚以爲不然凡下之俗之隆汗
視上之人而向背召伯聽而訟息臯陶明而刑
清得人如公何遜於古維城已竦秉樞是期某
白屋一寒青衫十稔墮在獄吏之數徒守書生

之言然而疑罪惟輕慘者惜其漏網得情勿喜
點者咲其坐癡自知其難何恃不恐有香一瓣
政欲叅避席之餘庇賀萬間豈但作容身之計
霜催九月秋滿千崖願徐行李之驅亟有泥芝
之詔

迎湖南岳漕啓

綸詔自天計臺易地駕輕舟而出灩澦持英節

而上瀟湘已辭蜀道之難便覺長安之近只恐
漕關之路假爲歸棹之階此雖民言實占天意
某官才全德備神和氣夷雖功名富貴之自求
然將相公侯之有種方上登麟閣每念汾陽之
極忠及晚識龍駒深嘆召公之是似銓曹晉掌
戎監升華蓋令赫奕之家聲盡還氣象于今日
如魯公光周公之績如條侯續絳侯之勛奚勞

原隰之驅未濶雲霄之步蓋岳鄂相望有故家
魏虎之營尚存而川陝平分亦古人牛馬之運
斯在故煩周覽大展壯懷爰自梓潼移于衡嶽
湖分南北雖有此疆彼界之殊民一歌謠不出
去思來暮之語想因假道尚記攀車更能爲此
而少留無不見公而大悅某自其拙宦羞學時
徒旣不徇人而走趨安能與世而諧合知難伸

于屈蠖頗時夢于鱸鱸人有一天我有二天非
敢祈于私請堂遠千里門遠千里碩廣布于上
恩

迎河漕啓

抗章請外攬轡載馳賢者建臺闔郡誰不舉手
直臣去國有識甚爲寒心思雖徧于三湘勢恐
輕于九鼎敢云私賀姑載公言竊惟臺諫朝廷

之要官出處君子之大致倘進退之機不決則
聲名之全實難蓋富貴如醜毒之酣人愛之者
鮮不落其機窅而君父如雷霆之在上畏之者
誰敢抗其威嚴自非先辦于拂衣詎能力進於
苦口是以歐陽公之于河北蔡端明之于閩中
皆從諫坡旋領漕運夫二公之始計豈願終爲
此行然兩全之實難祇有不合則去至今言史

尚照丹心如或顧戀于其間必將噤嘿而弗語
一時之榮華固含羞而得矣萬世之議論誰倒
水而洗之孰謂于今又見盛事某官卓然忠義
之致主凜平行止之過人頃在臺端已著乘驄
之節暨居諫省復見逆鱗之忠蓋今風俗委隨
論說淺陋三綱不立四維不張內未建於國儲
外常防于敵侮此愛君者所當流涕而太息而

謀身者以爲閑暇而偷安自非我公誰吐素憤
曾傳郵之弗布而削稿以爲忠諫草夜焚扁舟
明發今以王臣之蹇蹇出爲使者之皇皇必能
激濁揚清裕民足國然當今歲頗厄常暘民憂
艱食而所恃寬政郡無素儲而又資救乏如補
者瀉者之交望用藥固難兼全然取之予之之
適宜活國自有老手宜寬督課之期限或除已

其甚之科名內脉旣疆外症自起至若按臨于寮
屬尤當分別于正邪如君子得用而不間以小
人則天下可平而何況于一路頭高勁節毋忽
狂言徐埃賈傅宣室之思而後曹裝舍人之趣
則盛名全于終始清譽播乎古今某白屋一寒
青衫十稔浪舍水雲漁釣之樂來踏錢穀訟獄
之塵然而情必得真肯使在縲繼而非罪人于

我奪將不待彈劾以歸耕確守書生之哀矜敢
作俗吏之健決豈意末路又竊餘光流水高山
倘遇知音于今日掩瑕匿垢必歸全璧于他時
老火回鞭涼風發軔敢請使輶之駕蚤符屬郡
之瞻

迎張提舉啓

擢從郡竅光擁使華繇大江而上重湖頗勞涉

遠從兩轎而持一節實賀遷喬候氣函關露誠
籤室某官劔藏寶匣之古水貯玉壺之清名宦
累年直要仰天而攀桂計程今日自當得地于
判花尚分漢郡之符首說池陽之政文非挂壁
盡布六龍御天之恩章上叫關何畏九虎守關
之勢丹宸聞而三歎清議爲之一伸尚欲激朱
輪之心使知慕繡衣之貴寧追鋒之少緩頰沃

轡以載馳闔郡耄嬰初不容于臥轍傳家事業
又復見於埋輪財貨本末知費經營貴賤奇贏
要從民便少勞散粟卽聽持荷某委擲寸長奔
波斗祿小大之獄不能察懼天譴之難逃出納
之吝謂有司豈書生之素習終夕五起遶木三
依杜老萬間豈但蘄廣厦之庇南豐一辦更願
參避席之餘

迎衡州余守

芝塗右掖竹剖左符聽蒸水之風謹云何來暮
露嶽峯于雲霽觀亦爭先舒徐盡戟之森焜耀
彩衣之戲忠孝具美道路榮觀竊以在昔衡陽
爲今劇郡雁峰占湘中勝槩之一石鼓與天下
書院之三合江留昌黎栽竹之詩花光得山谷
愛梅之句天低湖近星並臺高必深旒展之知

始畀繭絲之托某官鍾七閩之間氣生四諫之
名宗游刃可破于大輒明珠能照于兼乘已近
長安之日奚分刺史之天思奉南陔之旨其莫
如外便不戀東華之塵土尤見中存雖此邦財
賦僅足支吾然在庭獄訟頗亦清簡纔歌有袴
卽聽賜環某止爲饑驅墮在吏役舍水雲漁釣
之樂染桁楊朱墨之塵出納之吝謂有司邦賦

尚可小大之獄不能察民命云何興欲盡于
州身歛逢于廣厦有天可獨肯容賤子之少
謹地以爲寧使古人之重歎臘將寒去春送
陽來願劑量於天和以迎承於帝祉

迎潭帥朱殿撰

出紆起家建牙分閩四方負篋爭親道德之師
十乘戒塗奪作詩書之帥斯文未喪吾道將興

某官心見聖人名滿天下格物致知之學豈徒
師弟之傳收時行道之心要盡君臣之義然而
州麾使節出則撫摩講席經筵入而啓沃每辭
軒冕歸臥山林席間之丈不虛戶外之屨常滿
夫豈時之肯舍其或道之未諧今者一札新除
再辭弗許灑神毫而親獎表天辰之勉行我克
灼知盍起作百城之福達則兼善要盡行六籍

之言某自愧庸迂幸同巡管重闕起鑰政有堂
於發明一舸浮湘當自謀於親炙

賀朱帥交印

古著得日植纛班春父老聚觀皆頂天而鼓舞
學徒紛集將借地以依歸喜氣浮湘懽聲震嶽
某官動靜語默無息非真用舍行藏隨時各當
得賢爲重知天語之難回挈道俱來覺人心之

自向矧臨新治乃是舊遊登定臺而思于湖之
醉吟望祝融而憶南軒之聯轡江山不改歲月
驚馳歸然獨存暫屈元戎之臥護足以任重行
遂大人之格非某仰止高山逢於湘水尺書賀
厦蓋俗禮之未忘文席凝香覬忠規之親受

賀周相交印

受命判藩涓剛入境老農相語長沙開府之幾

百年宰相鎮臨盛事而今纔一二見某官柱石
老臣壘梅舊弼養氣之浩而輕富貴俛就功名
推道之餘而爲文章仰追盤詰入輔重華之久
親逢一道之傳方隆巖石之瞻遽勇急流之退
詔屢煩于分闕辭終至於回天忽念三年之勞
歸具存家法豈比五湖之不返止爲身謀戒十
乘以啓行荅九重之深睠然而路公由許而再

相富公自汝以重登便恐鋒追徑還羶舊某頃
蒙陶鑄今倚幘幪不惟脩小侯事上國之儀亦
當講門弟奉先生之禮宿官偏壘雖尚阻於登
龍贊喜高牙幸可凭于回雁

賀趙憲交印

涓剛布憲入境觀風周道載馳與春俱到嶽峰
亦喜無雲不開敢脩饋鯉之恭庸贊拂龜之慶

某官冰霜其操珪璧之姿賀白摘詞早淪銀潢
之潤龔黃奏最屢更玉節之華登瀛乃宜浮湘
似左然而民歌來暮士睹爭先遙想褰帷駐父
老于節下不妨緩轡詢民瘼于道中號令一新
歌謠四起第宗城之已竦恐使傳之難留某司
廩用功代庖猶愧郊迎匪遠將快覩于清明臺
治相依更親承于博約

集 卷之二
賀孫憲交印

消辰入境攬轡觀風誦白粲萬艘之詩錦鄉又
別哦紫蓋衆峰之句繡節初臨矧楚萍乃舊治
之鄉而湘竹亦經行之處撫山河其無恙夾老
稚以懽迎某官遠追六一之風流近復澹庵之
氣節文章特其餘事忠義發于至誠着脚蓬山
匪躬諫苑自此超遷之後夫何請外之堅似欲

今媚龜之羞故其作乘輅之遣其于名節決有
扶持然而夜泊浯溪元結之碑猶在曉尋橘井
丁仙之觀尚存少頃此地以婆婆佇見朝天而
獻納其卑樓小壘密邇大臺旣得近於按臨是
將謀于親炙夢尋三徑雖不遠于及瓜庇托萬
間庶可歸于全璧其諸心曲畱埃面申

賀周帥相年啓

天吹半夜之東風雖從律轉公作九州之和氣
先送春來凡竊洪鈞之餘爭致碧油之祝某官
詩書元帥廊廟老臣約六經而成文玉堂事業
輔三聖之守道金鉉功名受詔保釐爲國臥護
曾傳自長沙而入對未容年少之比符周公征
東山而勞歸細數歲期而宛似梅報調羹之近
花迎青袞之允某無路展袴鞞帕首之恭有辭

代列炬去盪簪之賀爲酒介眉壽敢請待熟桃之
三共政圖舊人所願聽宣麻之再

賀江西劉漕冬啓

夜睹星珠呈瑞在斗牛之分曉瞻雲物可書皆
霞鷺之鄉端由賢者之薰慈密動天心之顯相
某官風霜峻節冰雪清規入華郎宿之躔班中
玉立出耀使星之次地上流錢仍擁碧澗之高

倍覺皇華之重已添繡線行取青氈某相望江
湖難覘履幕姑借一色共長天之水傾作壽杯
更將三點入鷓行之詩裁成誦語

雙峰先生存藁卷之四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齋孫

曰敬元直

輯

學孟肖輿

賀京制置除刑部尚書兼陳情啓

召自坤維入瞻天表九重渴想屢趣追鋒三接
承恩亟陞聽履蓋溢員於政府姑寄足於從班
某官嶽降甫申天生姚宋才堪大用氣吞諸子

而有餘事至敢爲身載兩儀而不重項者一星
之北去與夫萬里之西征執禮於氊帳之中群
蠻爲之徹樂植燾于錦城之上四川恬然安流
人所遲疑公能閑暇無蜀道之難有蜀道之易
是雪山之重非雪山之輕龍飛思見于儀刑蚕
叢空懷于戀慕扁舟出峽匹馬朝天昔者文路
公自益州而召還趙清獻由成都而入覲匪察

大政卽畀副樞喜五星今聚于槐堂而二帝來
從于劔棧或極輔相彌綸之妙而首登于揆席
或破祖宗拘攣之制而決勝于籌帷盍踵前模
尚稽正拜寐而復起喜且自驚于大賢之遇雖
若淹回論小人之私此爲機會蓋聖世一新于
薦法而秋卿可舉乎獄官此非人力之使能是
乃天心之嘿相願上星辰于黃道亟施雨露于

枯池昔者爲隣尚有乞醯之與今而專柄諒無
刑印之疑尚且疾呼是亦有說蓋見收于門下
卽可比之職司在今外路之難求殆與登天而
無異恐卽延登於當軸又勞宛轉於他門是非
不收豫章之材已殊親佩豐城之劍幸從隗始
亟達舜聰雖一字華袞之褒動四海綿袍之望
然觀前輩吹噓之賜首及故鄉流落之人不自

我後不自我先已知幸矣毋失其親毋失其故
公亟圖之燕賀厦之萬間鵲遶枝之三匝俱形
紙筆尤極汗顏

上趙鹽啓

一投襴刺登門何啻于登龍再上韓書相士敢
比之相馬寓言見意托物宣心庶不負錢駿鏡
目之神奇便可逢竹耳風蹄之吟賞竊以看雲

八尺始號驊騮散身五花端爲騏驎然管夷吾
問道于已老之後夔昭王市骨于旣朽之餘此
而後知不如其已有能因一過而空冀北斯免
乘兩耳而服鹽車奈何俗眼重輕于驪黃牝牡
之間不與此族分別于騅駟駘駘之細是以歷
隤有譽綠耳銷聲款段得名赤兔減價故東坡
先生謂世上曾無伯樂而南溪太史謂人中難

得方臯載觀前輩之咨嗟益重後來之甄別基
才小鄭駟枝正黔驢圓旋叵試于蟻封蹠踔躓
追于駿足平沙淺草野性本安朱勒雕珂官途
漫往羈絆有縻于朱墨鬃鬣徧滿于風沙既不
能顧影驕嘶而乞憐于主人又弗肯獻舞呈技
而買咲于衆口但有失瘦而棄其外誰爲畫骨
而得其真望五百金之價而人不酬聞十二閑

之榮而身不到伏櫪有千里之志敢因醉後以
高歌垂顧增三倍之高或謂時來而可待某官
龍顏之胄麟趾之孫八駿聯飛堯階而濶步
四牡千邁歷周道以爰詢無問幾何價而幾何
行不欲稱其力而稱其德凡入王良之御可空
韓幹之圖我于是驥首而試鳴公毋謂自鬻而
賤售銀鞍覆帕果歸使者之轡術青絲縵頭當

爲明公而馳騁

上豐漕啓

龍門岌業便風未掛于片帆虎節驅馳封侯得
輕于萬戶旣快先覩輒敢自媒或云不謂于躍
金必也有疑於按劍然古人捫虱而譚當世之
事遇合止在于片言而識者知馬而空冀北之
群顧盼亦決于一遇情苟相契理不待遲何必

三上書始逢一舉手恃此無恐僭焉有陳伏念
其學淺而蔽深齒強而才弱著書將以傳世欲
撞破煙樓而無此鞭爲政志在活人欲擊碎水
甕而無此手蚤敢云於鸞棘今政墮於馬曹羞
面見人低頭搏飯小大之獄不能察常如痛痒
之切身出納之吝謂有司但覺塵埃之滿袖自
憐不肖可謂至愚以二中四下之才了三平二

滿之事而况懶掉乞憐之尾耻求厚祿之計且敢
瑟雖工擊節誰聽踰歲方聞於破白清時絕說
于飛黃自斷此生分付造物矧古道一頽之後
當仕途九折之艱朝廷以拔才而養國脉之根
縉紳以薦士而買權門之咲固有朝携濁扁莫
卽光華執此爲百發百中之機目之爲萬舉萬
全之策間遇慷慨者亦徒太息焉蓋以勢旣牽

聯理難拒却諫坡言路誰無避禍之心政省從
班皆有求福之望勢不獲已情更可憐側聞下
風殊激懦氣公之薦士不肯以人而以巴士之
求公不敢挾賢而挾誠洗盡一時凡陋之私端
是八使澄清之表忻聞竒特之舉頓生距躍之
心若不能鳴是爲自棄伏遇某官所立卓爾善
養浩然爲清朝氣節之宗疾風之勁草有先正

典刑之舊此笏乃甘棠自扶節於大臺甚蜚聲
于屬部案牘如山而親爲之剖決朱墨旋蟻而
不累其清明吏則冰霜民焉雨露當二春之晴
麗駕六轡以咨詢止舍而察官吏之貪廉駐車
而問父老之疾苦要令楚江濶遠之地如近堯
階咫尺之天然巡行郡國之初正搜拔人才之
際伏望主盟公正收拾孤寒俯憐搶榆決起地

集此不遺
卷四
一
之卑願借吹噓送上天之力得之眉睫插以羽
翰求之與與之與誠于造化知我者罪我者盡
在春秋

上劉大諫陳情啓

朝廷正士方首列于諫垣門下書生欲誠祈于
恩造若不訝其直前而按劍則必咲其不祥而
躍金然頃沐禹門之化鱗且今復鄭鄉之索米

藉此以爲之地干干獨有之天伏念某識鑒早
昏學殖又落自叨進士之科級未脫選人之火
坑人謀變化而掀騰已獨回旋而蹉跎蓋有挾
者其售口易無援者其進難而况相馬者止觀牝
牡驪黃不復求乘千里之足嗜音者祇喜伊涼
胡部誰肯賞朱絃二嘆之音浩歎此生分付造
物其來絜絜其容栖栖然今公道一新英才四

集委瑣寸木尚思自售突兀大厦可不謀安涸
轍無依師門有請昔文忠公之于坡穎也初收
之于衡鑒而後薦之于清朝昌黎伯之于籍湜
也始示之以範模而終譽之于當世偉人今出
盛事昔齊加長綆垂汲之時甚高屋建瓴之勢
以文章之伯所向爲人才之主盟以臺諫之尊
出語係天下之輕重倘隻字片言之披拂則一

路諸司之祇承伏望憫其孤寒賜之特達已拜
鑄顏之惠重施薦禰之恩再念某鬢將颯于二
毛官欲書于再考梗楠難種烏兔易飛其望卯
而翼之不啻渴而饑者矧宸極與大忠之稷契
而宰柄求同心之蕭曹恐匪朝伊夕之間有並
相合處之賀位登兩府禮絕百僚則攀援之愈
難雖叫呼之何益飛聊城之箭願早發于鳴絃

收滄海之珠無函懷于至寶

上吳倉啓

賜言之寵已懷采菲之深爲計非忙是亦望梅
之切伏念某才焉髮短術則網踈豹窺一班文
未還于簡古蝸爭兩角訟安決于是非身有孤
寒袖無濶扁雖定天山之二箭尚需驪頷之雙
珠自供走趨加惠推挽着鞭先路詎求速化之

方虧篋爲山深恐前功之廢而況及瓜時者八
朔颯蓬首之二毛驚烏兔之易飛嘆梗楠之難
種倘近舍于甫湜有識未收雖屢獻如卞和皆
疑弗予堦主羣袞之一字比中流之千金伏望念
無援者其進難而垂成者其勢迫丹砂九轉而
化鐵此特反手而可爲畫龍一就而點睛早使
全形而飛去

上周相著作啓

以上相而鎮湘中孰踰威重持薄技而獻鈴下
皆咲狂謀然長江巨湖之源委旣通雖斷港絕
潢而脉絡相貫特此理之無間斷故有言而忘
賤貧竊聞眉山之坡仙嘗爲元祐之文伯不但
秦黃駮乘晁張扶輪雖西湖之詩僧與羅浮之
道士凡有尺寸之技皆從杖屨之游或擊節而

賞音或因病而用藥如劉左藏曾插菊花之句
則屢形稱嘆如毛法 分付潮回之詞則直至
挽留或忌波瀾之早者欲收斂其豪或撞煌樓
之破者欲直指其妙允爲先覺頓悟後來而况
周公師保之尊寧恣韓門弟子之棄鄙者不度
僭焉自鳴恭惟某官千載真英三朝元老養氣
之浩而輕富貴功名尚爲等閑推道之餘而爲

文章翰墨特爲游戲勿誦五誥安窺一斑粹然
而出則爲韓昌黎油然而光則爲歐陽子有書
千卷作宋一經適際三年東歸之初來重十乘
元戎之計鷗盟鷺約素知進退之輕袞衣繡裳
又况迎歸之近尚鬱巖巖具瞻之望敢恃循循
善誘之仁斐然成章率爾而對伏念某性天不
爽才地豈寬粗工舉子場屋之文未改少年虫

篆之習頗厭浮華而靡于外尚恐相馬者多在
驪黃牝牡之間亦慕根蒂而約于中又疑聽音
者不嗜簡古淡泊之味簾窺壁聽未抉真機齒
豁頭童恐孤此世廢卷感嘆搔首徘徊盡寫膏
肓願施箴砭若取胸中之蟠鬱妄言天下之是
非未敢直前恐譏於世願乞保釐之暇少觀骹
骹之章摘其迂踈指以近似侯喜之文似西漢

敢過望于品題後山之香爲南豐但願承于宗
派

謝沈帥薦舉啓

元帥持荷已異前來之推轂春秋褒袞况當今
日之埋輪人之重而事之初擇必精而與必審
寵先籃縷拜次凌兢某托地羈單受天竄薄東
塗西林甚慙三五少年之時北走南飛姑爲斗

升求活之計低頭栖枳轉眼及瓜亦有收下體
之菲葑作在門之桃李初謂令與職之相去止
如唯與阿之幾何暨逢者明爲酌輕重吹噓披
拂而升高自下宛轉成就而爲山不虧似憐骨
薄命寒如鮎上竹且使梯陞級轉若蟻緣階載
窺薦墨之充充下愧顏之汗儒者之於學豈文
士敲金擊石之夸工廉而濟以勤必古人酌泉

運甓而無愧褒題過甚稱愜良難伏遇某官筆
橐從臣縉紳前輩元戎十乘倚方叔之壯猷作
命三篇念其盤之舊學將開東閣而相竒士先
留南楚而睨衆材弗棄寸長以當首選某敢不
累龜蛇圖報之凡語勵冰霜思荅于已知然而
鶚表雖榮龍門難遇求玉又求劍敢懷貪得無
厭之心見牛未見羊或許申以小易大之請

謝趙壩薦舉

微官自縛未登元禮之龍門使者來歸首出孔
融之鶚表捧函目恍下拜神驚竊觀昔人汲引
之甚公以爲群才渙散而難識偶有未熟于已
亦必加訪于人是以吉甫之佐唐託諸裴垍以
薦士疏列三十餘輩用無一二或遺編簡流傳
縉紳嘉歎恭惟使表端是相基旣難徧覽部中

之英亦或共評天下之士庶幾相與推轂不致
少有遺珠以今日薦揚一路而下之則他日旁
招庶位亦若此豈期么麼得與斯榮其身也一
寒進焉九折文多滯思欲撞破煙樓而無此鞭
志急活人欲擊碎水甕而無此手且嬾袖細字
長牋以艷自媒之態又安肯諛唇佞舌以盡入
時之粧是雖交席之甚親尚恐同床而弗察况

罕樞衣之便略無結襪之勞縱欲長松小草傾
倒相依只恐斷港絕潢氣脉不接若非劉將軍
肯襄陽訪士安得韓吏部薦侯喜能詩自分飄
零誰復推挽幸哉攬轡適此盍簪因挑燈共話
之時起采葑不遺之念平章屬吏收拾餘才遂
使伐檀之素餐亦得好詞千黃絹且儒有強學
以待問已則舊業都荒而賢者爲人所不能已

則新見絕少斷春草池塘之夢乏吳江楓落之
傳謂之有文詎曰無愧諒必愛忘其醜不覺譽
過其情循省缺然獎提過矣伏遇某官一代真
賢五陵間氣德高天柱而培塿弗遺筆倒洞庭
而涓滴猶取向憂萬言杯水之不直今蒙一字
華袞之過褒其敢不銘鏤丹心激昂素節拾塵
言于几案上豈能酬王公大人之知置此身於

米霜中庶不辱門生弟子之列

謝吳倉薦舉

如渴望飲方貢芻言若響谷鍾函垂袞字盡諸
公之特達無今日之遭逢竊以河南之薦賈生
六太息之書顯漢武陵之推杜牧一阿房之賦
鳴唐代有偉人力挽後進然其懷恩薦口無實
汗顏器小如筭識昏似棗文思簡古恨無三歎

之遺音才欲雄深靡待再鼓而索氣頃奉少蓬
之語別勉依瑞節以乞靈面北方謀指南是請
豈謂厚明之譽與夫老健之褒弗自愛球輕加
畀予意善誘之切則寧虛其美使自反之愧則
力圖其新不然宗工奚此浪語伏遇某官經綸
小試信手成風鑒裁獨高有眼如月將欲浚西
江之派許令嗣南豐之香然而獎之過者人必

疑愛之深者誨亦至更祈發藥少稱品題庶幾
推轂之味言紙上不爲虛矣若爲銜珠而報德
門下豈少此哉

謝京尚書薦舉啓

懇緘疊布尚懷刊印之虞薦表飛來終軫維桑
之念啓函拜賜環屋生春竊以嚴助之薦買臣
相如之逢得意俱繇里閭吹送雲霄然未若聽

履上星致身筆橐之貴指劔干斗拔才霞鷲之
鄉前無古人今見盛事伏念某百窮流落一意
歸投每占大造之從違用卜此生之窮達矧于
近制可以蕪收望之不來初驚蕉鹿之失得之
甚喜旋聞塞馬之歸妻孥細讀以懷恩僚友傳
觀而送喜雖蠻觸之是非相與戰予奪則宜奈
鷄虫之得失無了時公平何有伏遇某官拔士

由已報國以人奪于衆口之交爭畀此一塞之
寡援豈徒闔郡聞者悅心遙想吾鄉譚不容口
然某尚有無厭之請願垂不倦之仁政合浮圖
之尖難缺爲山之簣知我者鮑叔已蒙一字之
褒逢人說項斯更借尺書之譽

到任通廣西趙帥啓

畀三湘歛散之司誤叨隆委望五嶺清涼之國

正邇餘陰矧嘗試之尤難緊講明之是賴適方
弛檐敢緩貢由某官識自著而知微學由博而
趨約軒昂氣局等嵩岱以俱高炳蔚詞華引星
辰而直上宸廷鈔東朝路徧儀書寢凝香甃分
符于右掖夜詢前席卽載筆于左坳天眷逾深
地望彌峻持紫荷之橐已居言路侍從之班建
碧油之幢尚爲詩書禮樂之帥瘴雲不動葵水

安流江帶山簪恍憶韓公之詠梅花雪片重吟
杜老之詩諒八桂之難留正三槐之虛待某遠
離滋久遡泳惟深不謂相望數十驛之程乃逢
廣庇千萬問之厦充分鄰燭豈但假于清輝覆
發甕天更願問于警誨精誠雖切筆舌難周

通湖南趙帥啓

指霞鶩以建臺頃焉阻拜中湖山而開府今也

來依雖不獲與郡民同望其光塵何幸得爲屬
吏仰承于條教初心若負末路忻償某官地峻
宗城天高郎宿玉壺寒露照世徹底清明龍匣
寶刀遇事了無盤錯頃者建牙于淮漢與夫植
節于江閩雨粟流錢檣帆聯絡輕裘緩帶鼓角
清閑尚煩十乘之啓行來控三湘之都會嶽山
增重楚水不波至於馭吏如束濕而字民則如

孤擊疆如拔薤而扶弱則如植問湖外百年之
父老無我公今日之規模三載政成九天詔下
小聽尚書之履大宣丞相之麻某爲貧所驅匪
僂而仕自玷慈恩之淡墨嘗供附邑之勾朱于
思今顛于復來鉛刀豈堪于再割矧職呂刑之
兩聽尚慙季路之片言躑躅欲行彷徨未敢適
鄉人送別皆能話前日之恩波謂賤子若來必

可倚震風之厦屋聞言甚喜負檐亟前